

全  
華  
叢  
書

全華叢書

王忠文公集卷二

明王禕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宋景濂文集序

文章所以載乎學術者也昔之聖賢其學可謂至矣其於三才萬物之理仁義道德禮樂制度治亂是非顯隱鉅細之際凡天人傳心之妙帝王經世之略無弗察而通也其真知實踐既有得於內矣於是將以自見而淑諸人也然後託於文章以推其意之所欲言故程子以謂聖賢之言不得已也有是言則是理

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闕焉又謂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爲先平生所爲多於聖人然有之無補無之無闕也由是論之所貴文章之有補者非以其明夫理乎理之明不由其學術有素乎然而古今文章作者眾矣未易悉數也始自吾婺而論之宋南渡後東萊呂氏紹濂洛之統以斯道自任其學粹然一出於正說齋唐氏則務爲經世之術以明帝王爲治之要龍川陳氏又修皇帝王霸之學而以事功爲可爲其學術不同其見於文章亦各自成其家而香溪范氏所

性時氏先後又間出皆博極乎經史爲文溫潤縝練  
復自成一家之言入國朝以來則浦陽柳公烏傷黃  
公並時而作柳公之學博而有要其爲文也閎肆而  
淵厚黃公之學精而能暢其於文也典實而周密遂  
皆羽翼乎聖學黼黻乎帝猷踵二公而作者爲吳正  
傳氏張子長氏吳立夫氏吳氏深於經張氏長於史  
而立夫之學尤超卓其文皆可爲善於馳騁者焉然  
當呂氏唐氏陳氏之並起也新安朱子方集聖賢之  
大成爲道學之宗師於三氏之學極有異同其門人

曰勉齋黃氏實以其道傳之北山何氏而魯齋王氏  
仁山金氏白雲許氏以次相傳自何氏而下皆婺源  
論者以爲朱氏之世適故近時言理學者婺源爲最盛  
然爲其學者上而性命之微下而訓詁之細講說甚  
悉其頗見於文章者亦可以驗其學術之所在矣嗚  
呼尙論吾邦之文章所謂無是言則是理闕焉者固  
班班而是而有之無補無之無闕焉者尙足謂之文  
乎吾友宋君景濂蚤受業立夫氏而私淑於吳氏張  
氏且久遊柳黃二公之門間又因許氏門人以究夫

道學之旨其學淵源深而培植厚故其爲文富而不  
侈覈而不鑿衡從上下靡不如意其所推述無非以  
明夫理而未嘗爲無補之空言苟卽其文以觀其學  
術則知其足以繼鄉邦之諸賢而自立於不朽者遠  
矣景濂旣不求用於世而世亦未有以用之其於文  
章尤自愛重不輕以示人以禕辱有同門之雅間出  
其所著俾有以序之禕聞朱子序廣漢張子之文謂  
其不知年數之不足是以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  
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于平實嗚呼

不自滿足而勉焉不息者聖賢之爲學也自高遠而底於平實則其學之所至豈不較然矣乎禕輒誦是以序景濂之文以致吾區區之意且因以自厲焉

送鄭士亨序

豫章鄭君士亨之東遊也與予相好爲最深君氣銳才富昌而爲文如逸馬健車馳乎九軌之塗捷不可及如奔湍怒濤之在江河浩乎莫之能禦也其自見者旣如此而尤樂於取友雖以予之無似亦辱與之定交不寘君之于我厚矣竊願有以質於君夫文者

才與氣爲之也三代而下詞章之士鮮不才驅氣  
駕而爲文非才與氣不足以爲文然徒恃乎才驅氣  
駕則歲慆月邁氣有時而衰才有時而盡而文亦有  
時而躓矣蓋才命于氣氣稟于志志立于學者也孔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我學不厭所謂立志于學  
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志壹則動氣所謂氣  
稟於志也苟非有志以基之有學以成之氣有不衰  
才有不盡而文有不躓然者未之有也抑聖賢之基  
乎志以成乎學者非徒欲見於文而已也文者聖賢

不得已而託之以垂世者也六藝之述七篇之作出  
於歷聘不遇之後而荀卿揚雄亦皆老而著書當其  
歷聘而未老也固蘄有以見諸用也及卒於不用而  
後託之於文則文者豈非聖賢不得已而爲之者乎  
後之人志未立學未成大之不圖用天下國家而小  
之不思爲天下國家之用汲汲焉鰓鰓焉徒因其天  
資之美口耳之知惟詞章之爲務雕刻藻續以盜名  
而譁世卒亦歸於泯滅而無傳其於聖賢之道不已  
末乎斯言也予之所夙聞者也以君之厚我不能不

爲君道也予有志而學未成者也道所聞以質于君者幸君之輔我使底于成也士亨謂予今茲別去當入山益深入林益密而愈益肆力於爲學嗟乎君之志予之志也於君之別其能不自愧乎詩云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此予所望於士亨故序之以識別

朱左司集序

厲志先生朱公集若干卷禕與公之曾孫烈旣訂定而編次之因序其後曰公諱元龍字景雲婺之義烏人宋嘉定十六年進士厯温州平陽池州青陽兩縣

尉饒州司理參軍皆有能名遷處州縉雲令改官擢  
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除宗正寺主簿尋陞宗正丞  
兼權左司郎官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公之  
在左司也京局官或挾權貴勢求舉牘輒拒之曰舉  
牘可以勢取耶宦官陳詢益求建節事下都司議公  
以謂優異內官寵賁節鉞雖出於特恩主張國是愛  
惜名器必由于公論於事爲不可宰臣傳旨令改擬  
公曰吾職可罷筆不可改也有宗室與民訟圩田眾  
莫敢引決公曰于法品官不許佃民田奈何天子屬

籍之親乃有爭田訟耶毅然決之歲大旱宰臣請天子拜佛以禱公沮之曰稽首號泥佛常人不屑爲顧欲天子爲之乎時議括兩淮之浮鹽公以爲朝廷而行商賈之事廟堂而踵諸閫之規使史氏書曰括浮鹽自今日始不可又兩上封事自宮禁朝廷以及百官萬民皆痛哭流涕言之先是史嵩之在督府公劾其殺富民王倫爲非已而嵩之入相公遂斥去矣郭右史磊卿正士也聞而歎曰嗟乎朱左司亦遭煩言世道猶可爲乎因憤而死公旣斥得予祠秩滿考知

衢吉二州皆旋予祠祿除知台州以憂不赴暨服除而鄭清之再入相清之尤素惡公切復或告公有可以回宰相之意者則應之曰吾生爲正人死爲正鬼耳於是家食十年卒老以死矣自禕幼時從長老得公言行想見其人巖巖然不可犯竊嚮慕之及讀公家集獲窺其剛大之氣浩然無餒益信公之正色立朝危言峻行不可奪者一本於誠非世之矯訐盜名者可同日語也如公受學鄉先生毅齋徐公僑旣又從四明絜齋袁公燮遊徐公考亭朱子門人袁公象

山陸氏弟子公之學蓋會朱陸之異以爲同是以大節表表如是惜乎不克展其所蘊賚志以死旣死史闕其傳其言行又無以暴于後世不亦可悲也夫故禕序其集特論著其大節俾後有考焉

浦陽文藝錄敘

厯代史家於凡文籍旣刪其要而備著之爲志曰藝文而文學之士復采而列之爲傳曰文藝志以著其人之文傳以列能文之人也然而志之所著第存其文之名自傳之所列特敘其人之行能而已夫史者

一代之書無所不載者也於文人之文有難於具載  
是以司馬遷班固諸家間嘗卽其人之傳而附錄其  
文之一二後之君子有志史學而心存至公者于郡  
邑之間取古今人之文而錄之使其人特是以不朽  
豈非史家之遺意乎此宋君景濂于浦陽之文哀集  
束選而文藝錄所爲作也浦陽于婺雖小邑而山川  
清峻名人間生其文往往緯俗經邦有關於世教景  
濂總古今得若干首爲內篇而他邑之人其文有爲  
浦陽而作足爲其鄉士之黼黻者復得若干首爲外

篇通內外篇爲書八卷曰文藝錄者合其人與文而稱之也嗟乎景濂於此非其有取於史家之遺意乎然予聞之歐陽子之論以謂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百餘篇少者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言之不可恃也如此嗟乎言語文章誠有不可恃者矣豈其所以傳與不傳要亦有幸不幸歟苟其不幸雖聖人之經且或厄焉而況後世之所著述其散亡磨滅也固宜使其幸也郢書燕說猶傳于世況于作者之文乎今景濂之所錄片言半